

梦见老石匠

邓昌炉 （市直）

这个老石匠是我等七个兄弟姐妹的父亲，以及30多个孙子曾孙的阿公太公。

这个老石匠已经过世十余年了，现在他躺在鄂南一个叫碓溪的山村的黄土地下。他的大多数亲人现已离开故乡。如果有人死了真的有灵魂，或许他的灵魂时常感到寂寞。

值得他欣慰的是，所有亲人经常会谈起他。他还能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亲人的梦中。

他老伴的梦

早晨7点多钟，我正缩在被窝里为几点几分起床精打细算，手机突然响了。很不情愿地打开手机，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她说清明节快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呀？我说还早呀。她说，这何患，你有一年没回去了，早该去你阿爷坟头（我们当地儿子叫父亲叫“阿爷”）插点花，磕几个头了。唉，我昨日晚上又梦见他了：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花都都哭了
 我藏起哽咽的悲伤，想起菊花坟地，鞭炮，冥币和一些亲人的名字
 想起细雨，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想起断魂的行人，想起牧童
 想起杏花村的酒
 此刻，我要做的是
 用灯火煮酒，用月光勾兑眼泪
 用夜色一遍遍，浣洗内心的
 伤口和悲痛

清明，思念的墓堂
 清明，拒绝雨水
 用阳光，闪痛眼里躲藏的
 思念和泪水
 用阳光，抚慰一株草的孤单
 以及一片原野的悲凉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清明，清明又至
 我没有选择清香，冥币和鞭炮来祭奠你们
 它们太单薄，太照搬，太世俗
 我只写一首诗，来祭奠
 你们干净的灵魂

临近清明节，心里不禁隐隐作痛。记得二十年前的清明节，最疼爱自己的阿婆（祖母的俗称）呼喊着我的乳名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儿时记忆中，我一直就伴随在阿婆身边，和她同睡同吃、同苦同乐。其实，阿婆并非我的亲祖母，但她却比我的母亲还要疼爱我，教我如何做人和怎样生活。

勤快勤快，有饭有菜；懒惰懒惰，忍饥受饿。这是阿婆经常对当时似懂非懂的我唠叨最多的顺口溜之一。砍柴，挑水，挖野菜，打猪草，这些事我从七岁上学那年就开始学会了。

记得每到夏季，我做得最多的活儿是帮阿婆扎薯藤把（薯藤是很好的猪饲料），那时为了帮母亲减轻家庭负担，多养几头猪，眼睛看不见的阿婆硬是要剝薯藤。这可是明眼人都不敢轻言胜任的事儿，一条高高的长木凳，上面嵌着一把锋利沉实的大铡刀，将地里割来的散乱薯藤扎成一把把，然后用一只手从凳边的门板上一点点递进铡刀槽里，另一只手用力握住铡刀往下斩成细小的屑儿，只有切得越细肉猪才吃得越欢。所以说剝薯藤可不容易，既要把握力度，又要讲究速度，弄不好还会让锋利的铡刀伤着手指。

不顾大家的极力反对，这难活儿还是没能难住要强的阿婆。每逢七八月的农忙时节，村里村外都争相来请阿婆去剝薯藤，因为只有她的薯藤切得最细小最均匀。不知多少年来，就这样靠阿婆剝薯藤出栏肉猪卖的钱一点点变成了我们兄弟姊妹们的学费。那段岁月，阿婆一直是我心中的骄傲和学习的楷模。

印象里，家中后院的角落处有一片茂盛的

阿婆，您在天堂还好吗

廖辉军 （通山）

紫苏顽强地生长着，年复一年，延续不绝。秋天来临，阿婆用镰刀摸索着收割，再扎成一个个小把儿，挂在院墙窗边晾干。冬寒春暖时，总见方圆数十里三三两俩的男女老少赶来讨些干紫苏，这药配鸡蛋吃下能治伤风感冒。阿婆总是每求必应，遇上家境不太好的人家，她还会贴贴上几个专门留着给我吃的土鸡蛋，且分文不取。时间长了，许多乡邻觉得过意不去，就带些平时舍不得吃的罐头、冰糖等礼品，年幼的我见了自然嘴馋，但阿婆执意不收。她告诫地说，孙儿呀，人穷可不能志短，只有靠自己本事挣来的才吃得安心啊！再说，乡里乡亲的谁保准没有一个难处呢。

就这样，阿婆用她的勤劳坚强与热心肠换来了乡亲们尊敬和爱戴。有一年，阿婆在菜园里被一条毒蛇咬伤，全身肿得无法动弹。碰巧当时没人在家，还是乡亲们将阿婆抬到乡里卫生院。闻讯赶来的姑妈急得直哭，怕阿婆难过这一关，日夜守在病床前。一个月后，阿婆出院时，家里的田地已被乡亲们照料得很好，我也吃着百家饭，没有耽误一天学业。

后来，直到我漂泊各地，那片深红色的紫苏仍挂满那个江南小院。每次回家，总看见阿婆院里满是欢声笑语的乡邻亲友。虽然阿婆看不见可能也听不到什么，但大家明显感觉到她的音容如少年的孩童一般自然率真。夕阳西下，阳光从院子墙缝间透射而过，一道光线恰好照在她满是笑容的脸上，额头白发出那双眼睛仿佛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又是一年清明节，再也不见我最亲的人！阿婆，您在天堂还好吗？如今，每当自己遭遇挫折或享受安逸时，一想起如母一般的阿婆，心中便充满了无限的力量和感恩……

我正提着猪食去喂猪，却看见他坐在老家大门口吸烟，他脸色发黄，骨瘦如柴。我就问他你吃了吗？他却说我已饿好几个月了，然后，他就要与我吵架……哎，我说不来城里住的……接下来，手机里传出哭声。

我坐起来提高嗓门说，娘，一大早不说这些呀，我已经计划了，到时候一定回去。上班的路上，我心里这样想：虽然父母亲吵吵闹闹过了半个多世纪，其实他们的爱情很深啊。

他女儿的梦

那天我去姐姐家吃饭，无意中说起我岳父中风的事。姐姐突然就哭起来，她说，你岳父有几个好儿子，一中风就送到医院，结果治好了。阿爷那年中方却没有及时送到大医院治，要不然他现在可能还活着。我也很难过，我何曾不这样痛惜。父亲是在给别人家凿墓碑时

中风的，他倒在满是雪雨泥泞的地上，缩成一团，半天才被人发现。

我说姐你别说，只怪那时候大家都穷。姐眼泪汪汪地说，前天晚上我梦见父亲挑着工具篮，一跛一拐地走在老家门前的小路上，我跑过去问，阿爷，不是说你死了的，怎么没有死啊。他就摸出一颗糖来给我。他说我还健着呢，一担可以挑300斤……你说这是怎么咯，我竟然做了这样的梦。

我知道，爱是可以超越时空的，但我没有用如此书面的语言去向姐姐解释。

他孙女的梦

我有一个侄女嫁到了浙江。她阿公活着的时候很喜欢她，因此也让她在自己家里一直长到九岁。

她阿公去世的时候，她远在浙江，只能在

自己的游戏……

女儿告诉过我，菲律宾的文化深受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影响，并不忌讳死亡，所以常常能看到闹市区中间有一片墓园，首都马尼拉也不例外。说菲律宾人建坟墓，有钱的一股都建成真正的二层楼房，因此马尼拉的穷人，无家可归的，就把墓园当做了自己的家。

看到墓园里这些穷人，虽然他们不得不把墓园当做家，可是好像并没有什么哀愁，依然乐观的生活着。在墓园正中心圆盘边，我们发现了一个篮球框，固定在一棵树上横着的树枝上。看得出，平时这里一定有孩子在打篮球。我能想象得出，打球过程中，他们是多么的活跃，多么的开心。他们的这种开心会不会吵醒地下睡熟的灵魂？也许，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陪伴着别人的先祖。那些坟墓主人的后代们并不计较穷人们住在这里，也许还感激他们的陪伴。

在我国，墓园总是远离我们的视线，一般都是死气沉沉的，去墓园，要么是清明节，要么是先祖的忌日。然而在菲律宾，墓园却是这样奇异的景象。参观到后来，我的恐惧感也减轻了许多，鼓起勇气选择一个鲜花盛开的坟墓边留了影。因为这个墓园，让我对生与死有了重新认识，死是必然的，你怕死还是要死，既然如此就不要认为它是可怕的，就不必避讳。最重要的是，生的时候好好活着，即使再难也要选择一个篮球框，开开心心地突围与靠近，腾挪跳跃，然后瞄准——投篮——！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花都都哭了
 我藏起哽咽的悲伤，想起菊花坟地，鞭炮，冥币和一些亲人的名字
 想起细雨，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想起断魂的行人，想起牧童
 想起杏花村的酒
 此刻，我要做的是
 用灯火煮酒，用月光勾兑眼泪
 用夜色一遍遍，浣洗内心的
 伤口和悲痛

清明，思念的墓堂
 清明，拒绝雨水
 用阳光，闪痛眼里躲藏的
 思念和泪水
 用阳光，抚慰一株草的孤单
 以及一片原野的悲凉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清明，清明又至
 我没有选择清香，冥币和鞭炮来祭奠你们
 它们太单薄，太照搬，太世俗
 我只写一首诗，来祭奠
 你们干净的灵魂

诗歌的开头，应该苦难
 朴实，就像你们伴着苦辣花
 开放的童年
 中间要深沉，跌宕起伏
 就像你们的中年，在浪潮中高歌，突进
 而诗歌的结尾，我却怎么也
 写不好
 就让它淌成水吧，干净地来
 干净地离去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祭奠世间的爱，恨和无边无际的
 悲愁，沿着一个微细的词语
 抵达，今生来世……

清明，一个难愈的病症
 杨柳返青，杜鹃啼血
 一些忧伤和疼痛，从泥土中醒来
 东岸，有人趁着月光焚香
 西岸，有人对着夜色煮酒
 所有的暗淡和悲苦，已深入到皮肤
 血液和骨头，深入到每一个
 节日，千疮百孔的内心

清明，一个游走在骨头里的
 节日，一个难愈的病症
 我没有焚香，也没有跪拜
 只在深夜，紧攥亲人的名字和音容
 眼泪温热，内心苍凉……

一些文字，被我在内心深处找出
 行走在一张纸上
 它们面容憔悴，神色忧郁
 越来越深的夜色，竟藏不住
 一个人内心的伤痛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花都都哭了
 我藏起哽咽的悲伤，想起菊花坟地，鞭炮，冥币和一些亲人的名字
 想起细雨，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想起断魂的行人，想起牧童
 想起杏花村的酒
 此刻，我要做的是
 用灯火煮酒，用月光勾兑眼泪
 用夜色一遍遍，浣洗内心的
 伤口和悲痛

清明，思念的墓堂
 清明，拒绝雨水
 用阳光，闪痛眼里躲藏的
 思念和泪水
 用阳光，抚慰一株草的孤单
 以及一片原野的悲凉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清明，清明又至
 我没有选择清香，冥币和鞭炮来祭奠你们
 它们太单薄，太照搬，太世俗
 我只写一首诗，来祭奠
 你们干净的灵魂

诗歌的开头，应该苦难
 朴实，就像你们伴着苦辣花
 开放的童年
 中间要深沉，跌宕起伏
 就像你们的中年，在浪潮中高歌，突进
 而诗歌的结尾，我却怎么也
 写不好
 就让它淌成水吧，干净地来
 干净地离去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祭奠世间的爱，恨和无边无际的
 悲愁，沿着一个微细的词语
 抵达，今生来世……

清明，一个难愈的病症
 杨柳返青，杜鹃啼血
 一些忧伤和疼痛，从泥土中醒来
 东岸，有人趁着月光焚香
 西岸，有人对着夜色煮酒
 所有的暗淡和悲苦，已深入到皮肤
 血液和骨头，深入到每一个
 节日，千疮百孔的内心

清明，一个游走在骨头里的
 节日，一个难愈的病症
 我没有焚香，也没有跪拜
 只在深夜，紧攥亲人的名字和音容
 眼泪温热，内心苍凉……

一些文字，被我在内心深处找出
 行走在一张纸上
 它们面容憔悴，神色忧郁
 越来越深的夜色，竟藏不住
 一个人内心的伤痛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花都都哭了
 我藏起哽咽的悲伤，想起菊花坟地，鞭炮，冥币和一些亲人的名字
 想起细雨，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想起断魂的行人，想起牧童
 想起杏花村的酒
 此刻，我要做的是
 用灯火煮酒，用月光勾兑眼泪
 用夜色一遍遍，浣洗内心的
 伤口和悲痛

清明，思念的墓堂
 清明，拒绝雨水
 用阳光，闪痛眼里躲藏的
 思念和泪水
 用阳光，抚慰一株草的孤单
 以及一片原野的悲凉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清明，清明又至
 我没有选择清香，冥币和鞭炮来祭奠你们
 它们太单薄，太照搬，太世俗
 我只写一首诗，来祭奠
 你们干净的灵魂

诗歌的开头，应该苦难
 朴实，就像你们伴着苦辣花
 开放的童年
 中间要深沉，跌宕起伏
 就像你们的中年，在浪潮中高歌，突进
 而诗歌的结尾，我却怎么也
 写不好
 就让它淌成水吧，干净地来
 干净地离去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祭奠世间的爱，恨和无边无际的
 悲愁，沿着一个微细的词语
 抵达，今生来世……

赤壁市公务车辆拍卖信息

受委托，将在近期公开拍卖赤壁市地税局公务用车一批，具体标的如下：1、宝来FV7162E4型轿车，注册登记日期：2005年7月11日，约行驶18.5万公里；2、长安牌SC63812小型普通客车，注册登记日期：2007年10月26日，约行驶7.1万公里；3、五菱牌LZW6407B3小型普通客车，注册登记日期：2010年2月5日，约行驶4.5万公里；4、别克SGM7161LE轿车，注册登记日期：2005年12月16日，车辆检验合格至2012年12月，其准时时里程表显示公里数为31947公里；5、东风雪铁龙DC716316V轿车，注册登记日期：2004年12月21日，车辆检验合格至2011年12月；6、奇瑞SQR7160ES轿车，注册登记日期：2005年4月4日，车辆检验合格至2013年4月。有意竞买者请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地点：赤壁市湖北大道391号 联系电话：15872056299 徐先生 公司地址：湖北

咸宁·领秀城

首付1万住新房

27—50M²MINI 小户型隆重加推

地址：咸宁银泉大道109号（运通4S店旁）
 垂询热线：0715－8388699、8388799

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

（鄂）医广〔2010〕第06—05—067号

诊治各类危重性、难治性、老年性
 结核病，全免费治疗耐药多药肺结核

地址：咸宁市马柏大道166号
 电话：8137369（门诊部），8135332（住院部）
 13872169233 陈主任

餐馆转让

位于温泉月亮湾附近现有一家正在营业中的豪华餐馆急需转让,有意者请与周女士联系。

电话：15272720449
 13177449570



清明（组诗）

章洪波 （嘉鱼）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花都都哭了
 我藏起哽咽的悲伤，想起菊花坟地，鞭炮，冥币和一些亲人的名字
 想起细雨，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想起断魂的行人，想起牧童
 想起杏花村的酒
 此刻，我要做的是
 用灯火煮酒，用月光勾兑眼泪
 用夜色一遍遍，浣洗内心的
 伤口和悲痛

清明，思念的墓堂
 清明，拒绝雨水
 用阳光，闪痛眼里躲藏的
 思念和泪水
 用阳光，抚慰一株草的孤单
 以及一片原野的悲凉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清明，清明又至
 我没有选择清香，冥币和鞭炮来祭奠你们
 它们太单薄，太照搬，太世俗
 我只写一首诗，来祭奠
 你们干净的灵魂

诗歌的开头，应该苦难
 朴实，就像你们伴着苦辣花
 开放的童年
 中间要深沉，跌宕起伏
 就像你们的中年，在浪潮中高歌，突进
 而诗歌的结尾，我却怎么也
 写不好
 就让它淌成水吧，干净地来
 干净地离去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祭奠世间的爱，恨和无边无际的
 悲愁，沿着一个微细的词语
 抵达，今生来世……

清明，一个难愈的病症
 杨柳返青，杜鹃啼血
 一些忧伤和疼痛，从泥土中醒来
 东岸，有人趁着月光焚香
 西岸，有人对着夜色煮酒
 所有的暗淡和悲苦，已深入到皮肤
 血液和骨头，深入到每一个
 节日，千疮百孔的内心

清明，一个游走在骨头里的
 节日，一个难愈的病症
 我没有焚香，也没有跪拜
 只在深夜，紧攥亲人的名字和音容
 眼泪温热，内心苍凉……

一些文字，被我在内心深处找出
 行走在一张纸上
 它们面容憔悴，神色忧郁
 越来越深的夜色，竟藏不住
 一个人内心的伤痛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花都都哭了
 我藏起哽咽的悲伤，想起菊花坟地，鞭炮，冥币和一些亲人的名字
 想起细雨，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想起断魂的行人，想起牧童
 想起杏花村的酒
 此刻，我要做的是
 用灯火煮酒，用月光勾兑眼泪
 用夜色一遍遍，浣洗内心的
 伤口和悲痛

清明，思念的墓堂
 清明，拒绝雨水
 用阳光，闪痛眼里躲藏的
 思念和泪水
 用阳光，抚慰一株草的孤单
 以及一片原野的悲凉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清明，清明又至
 我没有选择清香，冥币和鞭炮来祭奠你们
 它们太单薄，太照搬，太世俗
 我只写一首诗，来祭奠
 你们干净的灵魂

诗歌的开头，应该苦难
 朴实，就像你们伴着苦辣花
 开放的童年
 中间要深沉，跌宕起伏
 就像你们的中年，在浪潮中高歌，突进
 而诗歌的结尾，我却怎么也
 写不好
 就让它淌成水吧，干净地来
 干净地离去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祭奠世间的爱，恨和无边无际的
 悲愁，沿着一个微细的词语
 抵达，今生来世……

清明，一个难愈的病症
 杨柳返青，杜鹃啼血
 一些忧伤和疼痛，从泥土中醒来
 东岸，有人趁着月光焚香
 西岸，有人对着夜色煮酒
 所有的暗淡和悲苦，已深入到皮肤
 血液和骨头，深入到每一个
 节日，千疮百孔的内心

清明，一个游走在骨头里的
 节日，一个难愈的病症
 我没有焚香，也没有跪拜
 只在深夜，紧攥亲人的名字和音容
 眼泪温热，内心苍凉……

一些文字，被我在内心深处找出
 行走在一张纸上
 它们面容憔悴，神色忧郁
 越来越深的夜色，竟藏不住
 一个人内心的伤痛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花都都哭了
 我藏起哽咽的悲伤，想起菊花坟地，鞭炮，冥币和一些亲人的名字
 想起细雨，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想起断魂的行人，想起牧童
 想起杏花村的酒
 此刻，我要做的是
 用灯火煮酒，用月光勾兑眼泪
 用夜色一遍遍，浣洗内心的
 伤口和悲痛

清明，思念的墓堂
 清明，拒绝雨水
 用阳光，闪痛眼里躲藏的
 思念和泪水
 用阳光，抚慰一株草的孤单
 以及一片原野的悲凉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清明，清明又至
 我没有选择清香，冥币和鞭炮来祭奠你们
 它们太单薄，太照搬，太世俗
 我只写一首诗，来祭奠
 你们干净的灵魂

诗歌的开头，应该苦难
 朴实，就像你们伴着苦辣花
 开放的童年
 中间要深沉，跌宕起伏
 就像你们的中年，在浪潮中高歌，突进
 而诗歌的结尾，我却怎么也
 写不好
 就让它淌成水吧，干净地来
 干净地离去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祭奠世间的爱，恨和无边无际的
 悲愁，沿着一个微细的词语
 抵达，今生来世……

清明，一个难愈的病症
 杨柳返青，杜鹃啼血
 一些忧伤和疼痛，从泥土中醒来
 东岸，有人趁着月光焚香
 西岸，有人对着夜色煮酒
 所有的暗淡和悲苦，已深入到皮肤
 血液和骨头，深入到每一个
 节日，千疮百孔的内心

清明，一个游走在骨头里的
 节日，一个难愈的病症
 我没有焚香，也没有跪拜
 只在深夜，紧攥亲人的名字和音容
 眼泪温热，内心苍凉……

一些文字，被我在内心深处找出
 行走在一张纸上
 它们面容憔悴，神色忧郁
 越来越深的夜色，竟藏不住
 一个人内心的伤痛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花都都哭了
 我藏起哽咽的悲伤，想起菊花坟地，鞭炮，冥币和一些亲人的名字
 想起细雨，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想起断魂的行人，想起牧童
 想起杏花村的酒
 此刻，我要做的是
 用灯火煮酒，用月光勾兑眼泪
 用夜色一遍遍，浣洗内心的
 伤口和悲痛

清明，思念的墓堂
 清明，拒绝雨水
 用阳光，闪痛眼里躲藏的
 思念和泪水
 用阳光，抚慰一株草的孤单
 以及一片原野的悲凉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清明，清明又至
 我没有选择清香，冥币和鞭炮来祭奠你们
 它们太单薄，太照搬，太世俗
 我只写一首诗，来祭奠
 你们干净的灵魂

诗歌的开头，应该苦难
 朴实，就像你们伴着苦辣花
 开放的童年
 中间要深沉，跌宕起伏
 就像你们的中年，在浪潮中高歌，突进
 而诗歌的结尾，我却怎么也
 写不好
 就让它淌成水吧，干净地来
 干净地离去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祭奠世间的爱，恨和无边无际的
 悲愁，沿着一个微细的词语
 抵达，今生来世……

清明，一个难愈的病症
 杨柳返青，杜鹃啼血
 一些忧伤和疼痛，从泥土中醒来
 东岸，有人趁着月光焚香
 西岸，有人对着夜色煮酒
 所有的暗淡和悲苦，已深入到皮肤
 血液和骨头，深入到每一个
 节日，千疮百孔的内心

清明，一个游走在骨头里的
 节日，一个难愈的病症
 我没有焚香，也没有跪拜
 只在深夜，紧攥亲人的名字和音容
 眼泪温热，内心苍凉……

一些文字，被我在内心深处找出
 行走在一张纸上
 它们面容憔悴，神色忧郁
 越来越深的夜色，竟藏不住
 一个人内心的伤痛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花都都哭了
 我藏起哽咽的悲伤，想起菊花坟地，鞭炮，冥币和一些亲人的名字
 想起细雨，想起杜牧的诗句

清明，想起杜牧的诗句
 想起断魂的行人，想起牧童
 想起杏花村的酒
 此刻，我要做的是
 用灯火煮酒，用月光勾兑眼泪
 用夜色一遍遍，浣洗内心的
 伤口和悲痛

清明，思念的墓堂
 清明，拒绝雨水
 用阳光，闪痛眼里躲藏的
 思念和泪水
 用阳光，抚慰一株草的孤单
 以及一片原野的悲凉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清明，清明又至
 我没有选择清香，冥币和鞭炮来祭奠你们
 它们太单薄，太照搬，太世俗
 我只写一首诗，来祭奠
 你们干净的灵魂

诗歌的开头，应该苦难
 朴实，就像你们伴着苦辣花
 开放的童年
 中间要深沉，跌宕起伏
 就像你们的中年，在浪潮中高歌，突进
 而诗歌的结尾，我却怎么也
 写不好
 就让它淌成水吧，干净地来
 干净地离去

清明，用诗歌祭奠亲人
 祭奠世间的爱，恨和无边无际的
 悲愁，沿着一个微细的词语
 抵达，今生来世……